**前言**

在我们急剧的城市化进程中，负载于乡村城镇的记忆，已经成为漂浮的、无所附着的剩余物，但也越来越明显地纳入到于艺术家个人的创作和想象之中。而贺丹的绘画艺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

贺丹的绘画总是以人山人海的簇拥和虚置的景观来给予来呈现的。他在这些繁复的排列和描绘中，直接表现了众生在陌生而充满诱惑的城市碎片裂痕里，所形成的困惑、木讷、紧张，甚至一时满足的狂欢场景。这是从现实性的时空中寻找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记忆，并测度着现实的变化，折射了文化记忆对我们未来人生的潜在规约。同时，在时代背景或人物命运的变迁上，他总是自觉地将个人感受嵌入到曾经的历史与时代的环境，使观者能够通过他个人的记忆来审视过往的集体记忆。这既是重构集体记忆的艺术转化方式，也是对我们文化记忆即将消逝时刻的一种追认与命名。

而现代化对我们与其说是一个场景，不如说是一种隐喻的显现。熟悉的乡镇、熟悉的历史、熟悉的生活细节和个人的成长环境，作为珍贵的个体经验和地域文化的记忆，在文化全球化如稗草生长的时代里，已经有意无意地成为人们保有“本真”，抗拒“格式化”的重要资源，以及安全感的根柢。

**策展人：冯博一**